

# 學聯堅持闖京暴露反對派內鬥好戲

高天問

學聯持續膨脹，騎劫了「佔中」運動，現在又來騎劫反對派政黨，所以提出對抗的升級版本：第一要闖京，第二要延長佔領期，直至明年6月，逼反對派在立法會對政改投反對票，令公民黨、民主黨盡失中間選民的票。這樣拖下去，耗下去，學聯毫無損失，公民黨、民主黨則「大出血」。反對派政黨和學聯正在爭奪話事權。學聯認為，只要打最激進的牌，政黨就會屈服。內訌繼續，好戲還在後頭。

學聯與特區政府對話之後，忽然變臉，提出不可能實現的要求，要求特區政府制訂的民情報告促人大常會改變「831決定」，並提出「公民提名」、取消功能界別等新條件，更逼政府儘快與他們重開會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批評學聯「龍門不斷搬」，表明「不再處理單一界別訴求」，意味不會再單獨與學聯對話。學聯對此威脅說，佔領行動進一步升級。接着，學聯揚言準備闖京、堅持不退場，要求和總理李克強會面，反映香港的民意云云。學聯還說什麼「如果北京拒絕與學生會面，說明中央政府敵視港人」。

## 學聯闖京狂妄霸道毫無邏輯

學聯的態度狂妄霸道，毫無邏輯。現在參與佔領的只有寥寥幾百人，這幾百人也非全都認同學聯是領導者，有人公開說「學聯不能代表我們」。周永康居然有膽說「我們代表香港人」，這完全不合邏輯。周永康說要去北京會見總理，是頭腦發昏，胡思亂想出來的方案，根本不可能實現。世界上頭腦清楚的人都明白，中央領導人絕對不會「敵視港人」，反而非常重視香港的主流民意。

香港現在的主流民意是什麼，就是反對學聯繼續「佔中」，要求他們早日退場，恢復法治和秩序，恢復七百萬人的正常生活和生計，讓慘受經濟損失的各界人士得到賠償。中央領導當然聽到這個主流的意見。如果中央領導把學聯、周永康當成港人代表，聽他們的政改方案，那才是站到香港主流民意的對立面。最近四中全会強調依法治國，周永康所提的「公民提名」違憲違法，中央絕對不會討論、接受違憲違法的方案。周永康要和中央談判，完全是不知天高地厚，一廂情願。

## 逼特區政府給他們「糖果」

既然不可能見到中央領導，為什麼周永康還要堅持

提出來？其實，去北京是一種政治詭詐，是對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的反對派政黨進行詭詐。周永康最擔心的，就是亞太經合會議結束後，中國和美國宣布全方位合作，美國已不會在乎香港的學生能否退場了。屆時，最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特區政府執行法院的禁制令，清除路障，恢復交通，然後通知學聯可以轉移到附近的公園，讓他們佔領公園。如果學聯違抗又怎樣？那就是藐視法庭，法官就會處理這些把法庭權威踩在腳下的人。所以，學聯闖京也好、堅持不退場也好，就像一個「扭計」的細路，說了一些氣話，吸引特區政府的注意，好給他們一些「糖果」，以免他們「空手退場」。

對於立法會的反對派政黨，學聯、學民要和這些政黨爭奪領導權。學聯、學民牽頭的佔領行動規模，比預計的大得多，學聯學民認為自己功勞最大，所以是否退場、怎樣退場，該聽學聯學民的。現在，學聯學民認為，政黨應辭職搞「五區公投」或者以一個超級立法會議員辭職公投，可以把香港的民意逼出來。這樣，學聯學民就不會「空手而回」。因為理由很簡單，反對派政黨坐着論「佔中」，沒有拋個身出來「佔中」，民主黨的劉慧卿還走去恤髮扮靚。學聯學民質疑：佔領是革命，為什麼去扮靚當逃兵？學聯、學民自以為搶佔了道德高地，反對派中人從此要唯其馬首是瞻。

## 要搶奪反對派的領導權

反對派政黨則認為，學聯惡性膨脹，騎劫了「佔中」，現在又來騎劫政黨，把各大政黨都當成三歲的小孩子，呼來喝去，還要控制政黨怎樣搞辭職投票。如果失去了立法會議席怎麼辦？如果因為佔領得罪了民意，選舉大敗怎麼辦？學聯根本沒有政治常識，不知道民意走向，不知道不退場對反對派有多嚴重的後果。所以反對派政黨列出八大風險，指出政黨辭職不可行。反對派還採取各種手法要求學聯退場，甚至提出將佔領區轉移到添馬公園，縮小對市民的影響，減少市民的不滿和譴責。因為反對派自己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支持度跌得非常厲害，如果明日選舉，選票會損失兩成半。所以，各反對派政黨求神拜佛，甚至放出特區政府將武力清場的消息，軟硬兼施，讓學聯知難而退。

當然，學聯也清楚反對派政黨的死穴，所以，提出了對抗升級的版本：第一要去北京，第二要延長佔領期，直到明年6月，讓反對派明年上半年在立法會對政改投反對票，令公民黨、民主黨失選票。這樣拖下去，耗下去，學聯毫無損失，公民黨、民主黨則「大出血」。反對派政黨和學聯正在爭奪話事權，學聯認為，只要打最激進的牌，政黨就會屈服。內訌繼續，好戲還在後頭。

# 解散立法會百無一利

文焯然

# 通識科考試反政府得高分是何邏輯

徐庶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日前提出，如政改方案在立法會不獲通過，特首可藉基本法第50條的規定解散立法會進行重選，讓市民以投票表達政改意見。話音剛落就收到一片喝倒彩之聲，難得連反對派人士也極少附和，貶多褒少。這個建議在法律上經不起推敲，政治上找不到根據，實際操作中更解決不了問題，是十足「爛橋」。

從法律上看，儘管戴耀廷撰文，以2004年人大常委會有關解釋中使用了「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法案及其修正案」這一表述為理由，辯稱人大常委會已確定政改建議也屬於「重要法案」的範疇，但多位本地法律界人士及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都就「重要法案」一詞多番解釋：「重要法案」的概念，只適用於本地法例，而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屬憲制安排，並非修改本地法例。在實際操作中，特區政府也一直是「以議案」而非「以法案」的形式處理政改問題。因此，基本法第50條並無授權行政長官因政制方案不通過而解散立法會。

戴耀廷咬文嚼字，非要在政改方案和「重要法案」之間劃等號，就如同前硬要將「公民提名」元素揉進提名委員會的框架一樣，是典型以法律服務政治意圖的表現。

其次，從政治層面來看，解散國會通常是施行憲政的國家中，為維持三權平衡動作而給予行政權的一項特殊機制。當立法權過重，無法使行政權順利運作，或行政權遭受議會抵制而無法伸張時，政府首腦可依法提出解散國會，政改方案屬於憲制安排，是政治結構上的改良，能否通過並不涉及對行政權的影響，或使行政權無法運作。即使否決也難以得出立法權過重的結論。正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所說，若因為不通過這個方案就要解散立法會，特區政府未免攤上「行政霸道」的罵名。

再者，從實際操作來看，解散立法會再重選，非但不能解決現有爭拗，反而可能製造更多矛盾。以現時建制派與反對派的力量對比，在比例代表制選舉下，重選的結果很難比現在有更大變化。即使建制派多了幾席，也很難詮釋為多數市民支持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少了幾席，也並不代表港人反對這一決定。更何況一場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政綱五花八門，不可能只出現單一議題，到時對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問題還沒理順，其他矛盾倒是紛紛出現，實在得不償失。

戴耀廷還稱，即使在重選中，反對政府方案的候選人的當選率仍足以讓方案被否決，那特區政府實際上也沒有損失，因政改方案橫置都過了立法會。這即是說，讓政府蒙上億億公帑，換一個和現時無異的結果，這恐怕不僅僅損失時間金錢，還要招致民怨沸騰吧？

倘若戴耀廷的建議得以實施，除按他的劇本上演一齣費力不討好的政治秀外，實在看不到還能有其他什麼實際效用，再加上於法無據，於理難通，戴耀廷的這個建議實在是百無一利。

考評局對於通識科的評卷尺度，凡是反政府就是好，激進反對政府更加評為優秀。考試題目公然出現包含「要求行騙長官下台」、「要求特首下台」等內容的照片，然後引導學生進行解答為什麼會如此，出現明顯政治傾向的問題。其實，出卷的人、評卷的人早有立場，就是認為按照基本法產生的行政長官應該下台。在這樣的偏頗機制下，必然會產生學民思潮成員的答卷被評為5\*\*最優秀的結果。這個優秀者就是現在浸大就讀一年級的學民思潮成員Isabella，她還是非法「佔中」的骨幹。Isabella公開揚言，自己從通識科學會「明辨是非，反思社會不公義」。她所謂的「不公義」，其實將抗爭矛頭指向行政長官，指向基本法。

眾所周知，考評局的人員包括評卷的教師，都是公務員。他們應該有公務員的操守，維護基本法，執行行政長官交付的任務，維護香港的法律和秩序。但是，現在變了，有人要維護前朝總督彭定康的「爭取香港自主權的路線」，認為「爭取香港自主權」，煽動學生不要遵守法律秩序，認為「法治不等於遵守法律」；挑戰法律，爭取香港「自治權」，成為獨立實體，才是法治的最高體現。中央委任的行政長官，和中央關係良好，反而會導致管治困難。主考官認為，學民思潮成員的答卷最優秀，就是因為指出了按照基本法產生的行政長官管治威信不足，難以平衡各方利益。其評核標準的邏輯，就是反對基本法越猖獗就越高分。難怪學民思潮成員在某些學校、甚至在社會上成為「天之驕子」，得到縱容和吹捧，讓其他學生好像羊群一樣，以學民思潮為榜樣，更被裹挾參加「佔領中環」。

在港英管治年代，所有港督都不是選舉產生的，而是由英女王委派的，香港人根本就沒有選舉權，總督的管治威信在哪裏？為什麼回歸後，香港的民主進步了，考評局的公務員居然認為行政長官沒有管治的公信力？看來，什麼公務員中立，什麼公務員絕對服從憲制和法律，都得不到體現。教育局的主管人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的？

通識科試卷的評核出了嚴重問題，支持政府的學生可能被評為不合格，反對政府的學生則評判為最優秀，這樣顛倒是非，極不合理。學生們一定會要求當局公開重新評卷，公布所謂最優秀試卷的具體內容，讓社會人士評理，讓大家看看考評局反基本法、反特區政府，走火入魔到了什麼地步。

# 「佔中」影響深遠 檢討有助對症下藥

盧偉國 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

立法會議員梁君彥日前以內務委員會主席身份動議議案，尋求成立專責委員會，並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對違法「佔中」行動進行全面調查。該議案反映了大多數議員的意見，取態持平，有助於為對症下藥提供全面的事實和資料。很可惜，議案在反對派議員阻撓下被否決。但鑒於「佔中」失控，影響深遠，當局應該全面檢討和正視本港存在的相關社會問題，尋求解決良方。

不過，相關檢討更應聚焦於「佔中」行動對本港造成的各種影響，至少包括下列重點：

## 須維護警方執法權威

(1) 因法治精神受衝擊而引起的公共秩序及安全問題。集會人士非法佔領主要幹道超過一個月，不但漠視他人權利，更無視法院頒下的禁制令，涉嫌集體藐視法庭，以「公民抗命」為名，行「有法不依」之實，香港大律師公會認為這可令社會「陷入無法狀態」。更有甚者，「佔中」人士公然違背基本法，公然要求推翻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此舉令「一國兩制」的憲制基礎遭到動搖。法治基礎一旦遭到破壞，香港前途堪虞。日後如何在不對等局面加強宣傳和推廣基本法，增進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理解，並弘揚法治精神？此外，違法「佔中」行動發生以來，不少反對派議員，往往根據個別事件，甚至歪曲事實，而質疑和攻擊警方依法執法的行動，對警方是很不公正的。將來如何維護警方依法執法的權威，並重建良好的警民關係？這些問題都值得大家思量。

(2) 「佔中」行動持續，對經濟和民生的負面影響不斷擴散及深化，對由此造成的經濟隱憂須作深入剖析。多個國家和地區向香港發出旅遊警



盧偉國 一些國際評級機構指出，香港的主權評級或將面臨降級風險，導致人才和資金外流。對此，當局和相關業界應制定應變方案。

## 儘快恢復社會正常秩序

(3) 對於如何設法修補社會撕裂，建立官民的良性互動等，也應該成為探討的重點。今次的「佔中」行動參與者，有不少大學生和中學生，為何他們會參與「佔中」？香港的青少年政策和教育政策有何缺失？在關懷本港青年成長、提升教育質素、以至提供更多機遇促進青年人向上流動等方面，社會各界有何良策？

然而，遠水不能救近火。違法佔領行動仍在進行，市民容忍度已到達臨界點。由「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起的「還路於民 恢復秩序 維護法治」簽名行動，短短九天內收集到183萬個市民簽名，可見市民的意願非常清晰。我希望那些原來本著一番熱誠，以為「佔中」真的是以「愛與和平」來表達政見而參與其事的學生和市民，對行動的變質和失控再三反思，儘快理性退場，讓社會恢復正常秩序。

## 文揚

來到張家界，就進入了湘西，從「三千奇峰八百麗水」開始，順武陵山脈南下，此去方圓七萬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直到湘南的永州，都屬於大湘西。

大湘西山川秀美，如果只是放鬆心情歡娛耳目，也不虛此行。張家界既已爭得「電影阿凡達原景拍攝地」的新潮名頭，鳳凰鎮等也早完成了「酒吧沱江」、「霓虹兩岸」的娛樂化改造，再加上山間的苗王吶哨聲，芷江的侗族風雨橋，隆回的瑤族虎形山……上船下車拍照合影喝酒唱歌，一周的時間，也是目不暇接，身不暇歌。

但湘西最為吸引之處，還在其歷史人文。這裡的大山深處散落著眾多的「少數民族」部落，關於他們的種種傳說，令人神往。由於山水的阻隔，他們得以長久地保持著各自傳統的文化習俗和生活方式，甚為明顯地區別於外界的「漢人」。

近年來，隨著旅遊業成為了當地經濟的主要支柱，經濟邏輯取代了文化邏輯。這些「少數民族」到底是誰、從何處來、經歷了什麼等問題，似乎不再重要，遊客們既然為獵奇和探秘而來，他們也就必須足夠神奇，並且保持神秘。於是，作為「他者」的身份得以進一步自我強化，獨特的風情也特意張揚，以符合遊人的期望。

這一點不難做到。由於他們大多有語無文，沒有文字歷史，也就一直缺乏為自己確認身份的話語權。

歷史上，面對中原政權強大且嚴厲的「華夷之辨」，他們無從招架，只能默默接受加諸於他們身上的「蠻夷」歸類和名稱，包括各種描述和定位。

例如苗人，其先祖屬於九黎部落，原居河南河北山東一帶，與炎黃二帝同族。但在整個部落戰敗

# 在湘西遭遇古華夏

流亡到南方山林中之後，就逐漸失去了其華夏正朔的身份。因為地居中原的正南，按南蠻、北狄、西戎、東夷的分類，開始被改稱為蠻。經考證，今所謂苗，其實就是蠻字之轉音，並無其他含義。

1949年之後，中國照搬了前蘇聯的「民族識別」模式，根據斯大林「民族這個共同體既不是種族的，也不是部落的……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中形成的有一個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這一思想，共同用了三十多年時間將遍佈全國的400多個族群名稱，統一識別確定為55個「少數民族」。

相比於古代的南蠻、北狄、西戎、東夷之分類，「少數民族」這一現代政治概念更加簡化和抽象，各個族群部落的文明起源、歷史演變、血緣和宗族等都被忽略，只剩下了語言、地域、經濟和文化這幾個表層特徵。

隨著諸如「少數民族能歌善舞」、「少數民族熱情好客」、「少數民族淳樸善良」……之類不加區別一概而論的話語大量興起，原本在數千年歷史長河大浪淘沙蝕刻出來的千差萬別，竟逐漸消失於無形。

顯然，在政治上這是正確的，甚至是必須的。但在文化上，卻大可商榷。

大湘西地區的苗、侗、瑤、土家等「少數民族」，追根溯源，其先祖都是中原的古華夏部落。苗人自稱蚩尤後代，蚩尤在黃帝之前稱霸天下，貴為天子，也被今人追認為中華三大人文始祖之一。瑤人則自稱秦人後代，族中的大姓秦姓，即為秦字之變體；在今日的湘西，還有不少瑤人保持著從秦國貴族那裡流傳下來的用膳方式。而侗人則自稱是越人的後代，春秋戰國時期

的越國曾佔據長江中下游及整個珠江流域；秦始皇「南開百越」，越人且戰且退，散為流民，自稱「寧夷」（防衛者），就是今天侗族的先祖。

這就意味着，至少從文化上講，此「少數民族」非彼「少數民族」，這些其先祖原本也來自中原並且原本就屬於華夏文明一部分的流民部落，與今天的大漢族，有著共同的古華夏祖先，並且以流亡的方式將古華夏的文化片段奇跡般地保存了下來。

他們今天看起來很奇特的服飾、歌舞和風俗，沒有理由認為都是各自獨立發展起來的，只是大山深處的自然孕育，不是起源於古華夏早有的文化沃土。畢竟，漢族之稱謂，遲至劉邦得天下之後，相距黃帝和蚩尤時代已有兩千五百年之久。而早在先秦時期，華夏文明就達到了一個無與倫比的高峰，後來的漢民族和所有曾為這個文明一部分的民族，共同享有這一偉大的文化。

特別還要考慮到，一直據有中原大地的漢民族，此後兩千年裡在不斷「漢化」北方游牧民族的同時，自身也一次次被「胡化」，近一百多年來更是不斷被「西化」，早已面目全非，再也沒有了古漢族的模樣。相比較之下，反倒是早早就避難於南方深山老林的古華夏部落，經過代代相傳，更為完整地保留了古華夏文明的遺風。

大湘西之所以如此「神奇」和「神秘」，因為在那裡的山野間居然隱約可見我們美麗祖先的些許原貌。

遊客蜂擁而來，在鳳凰聽苗鼓，在懷化喝侗酒，在隆回觀瑤舞……，到底是「漢族」在看「他族」？還是「後代」在看「先祖」？

這就是大湘西，一個隨時都會遭遇古華夏的地方。